

中国书画艺术中的精品力作,之所以具有深刻而持久的感染力,因为它是艺术家的人格外化、性情流露,亦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时代风气的注释、民族精神的承载,有些还隐约留下了历史的擦痕。抒发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一经流传便融入主流话语,但信手拈来的珠玑小品,往往更能彰显作者的天性真情。也因此,当我们站在艺术家的小件佳作前,总会感到扑面而来的温热气息,仿佛汗泽与呼吸,那么的亲切,那么的和蔼,那么的真实。

一柄小刀无限江山

沈嘉祿

一通信札,一条题签,一张扇面,一枚便条:“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再比如张大千亲笔开出的菜单:“姜汁鸡去骨、嫩苜蓿炒鸡片……”人情世故,音容笑貌,风土人情,时尚潮流,砚边余墨,耐人寻味。尤其在书山乱叠的文人案头,笔墨纸砚、水丞砚滴、镇尺臂搁、笔架印盒……犹如万水千山的铺陈,涌动着云蒸霞蔚的气象,给青灯黄卷的笔墨生涯平添了不少情趣,恍若雪压青松时款款飘来的一抹暗香。

在书画家眼里,文房用品应是曲径通幽、漱石

枕流的极妙载体,可咏、可志、可书、可画,因其逼仄而一逞剑走偏锋之凌厉,因其峻峭而一展猿臂轻舒之矫健,论及材质,又因金、玉、石、角、陶、瓷、竹、木等各显妍妍,须借助丹青妙墨赋予它们诗情画意。

刻铜是一门古老的艺术,也是中华文明园圃中的奇葩。铜刻源自玺花,发轫于青铜器时代,源远流长,幽光熠熠。最早的铜刻可以从青铜彝器的铭文中一窥奥秘,唐宋以降,以铜治印逐渐式微,但以绘画为底本的铜刻艺术如铜板、铜牌、佛像等样式随之问世。它们多为线刻,挺拔而隽美。

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为世界奉献了许多开创性的生活器具,又因在关键时刻吸引文人的热情介入,移诗词书画于器物之上,注入了精气神韵,提高了文化品位,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物以人贵,人以物传。比如紫砂壶、家具、刺绣、玉器等,就因为有了金手指的“点拨”而成为独特的艺术品。

刻铜艺术发展到清末民初迎来一波中兴,刻铜艺术以墨盒、镇纸等文房用品最为常见。文人墨客借此来勾留一种文化生态和心情,

在心底与外来文化进行轻微而坚贞的抵抗。因为刻铜器物与文人目光对接,朝夕相处,手摩心驰,偏能寄托志趣,怡性悦情。所以文人书画的刻铜,经艺人匠心的再造,在方寸曲直之间,完成心心相印的对话,使原本寻常的工艺品种“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升级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文房雅玩,其文化含量远远高于西方的墨水瓶、鹅毛笔和裁纸刀。

距今约400年前,从天启到崇祯的12年间,徐霞客三度踏访今上海松江九峰地区。1636年,年近半百的他,三访余山时放舟此地,一路经辰山、天马山、横云山、小昆山并入泖河,开始了他长达四年的西南万里远游。

当年,徐霞客在天马山上所见的护珠宝光塔,或许还是一座端正伫立、八面玲珑的七级浮屠。这座建于北宋的千年佛塔,当时已经存在了约600年之久。行前,徐霞客带着华亭名士陈继儒抄赠的佛经上路,他想必也晓得护珠宝光塔里还藏着宋高宗所赐的五色佛舍利。

而今,当我第一次爬上百米天马山,站在护珠塔下,身后的银杏古树依然忠实地按照季节,轮换着青黄两色,而眼前的塔早已饱经伤痛,没能护住“宝珠”,却得了“东方斜塔”之名。这座20余米高的瘦长石塔,塔身已向东南方向倾斜了6.5152度,塔顶中心发生了2.27米的移位。这一斜度,超过了比萨斜塔的3.99度。身边一位女游客,情不自禁地叹道:“哇哦,真是‘塔坚强’啊!”

清朝以来,护珠塔命运多舛。先是乾隆年间,接近山顶的中峰寺祭神燃放爆竹起火,塔心、扶梯、腰檐等均被毁。之后,有人在旧砖中发现宋代钱币,不断拆砖寻宝,在塔的底层造成了一个直径约两米的火窟窿,几被洞穿。直到40年前,经上海市文保修缮,斜塔才保持了斜

陈三立、傅沅叔、袁寒云、陈师曾、姚茫父、齐白石、陈半丁、溥儒、吴待秋、吴湖帆等艺术家的积极参与,推动了刻铜艺术的发展,甚至连梁启超也与姚茫父有过一场无声的“二重唱”,用他的如椽之笔在方寸之地尽兴挥洒。一首小诗、一句隽语、一叶小舟、一椽茅屋、一拳丑石、一剪寒梅,文以载道,诗以畅怀,清隽飘逸,回味无穷,为这门亦小亦美的小众艺术增添了勃勃生机,茂朴雅意。今天,刻铜文玩在艺术市场上不再孤芳自赏,回望先贤,重返墨池,也被青年一代书画家供养在案头。最能衡量其价值的就是与士林的缘分深浅及所体现的美学价值,简而言之,即为历史性、艺术性和珍稀性。

浙江海宁刻铜艺术家孙梦臣先生,早年潜心研习书法绘画和篆刻,有着扎实的笔墨功底与审美修养,从事刻铜艺术也有十余年,从摹刻近视书画家作品入手,得窥堂奥,勇于精进,不懈努力,成绩斐然。十几年前初试啼声,与著名画家韩羽、武怀一等合作过数十件作品,别开生面,神清气爽。后与

斜塔坚强

徐瑞哲

寺,1937年侵华日军进犯松江,不仅寺院被焚毁,寺中重达1.8吨的铜观音也被劫去东瀛。一首民谣相传至今,所谓“天马穷、天马穷,尚有三千六百斤铜”,这尊铜观音可能就被战争机器炼成了铜。眼下,观音殿旧址空空如也,仅存一座独立重铸的铜观音延续香火,身旁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永久性测量标志”大理石石碑,标志着上海陆上的自然最高点。幸好,斜塔砖石结构,未曾沦为炮灰。失火致残,盗币成洞,渡尽劫波,这东方的小小斜塔差点就像雷峰塔一样倒塌……然而,它经受着意外的灼烧,抵住了人性的贪欲,穿越了历史的烽烟,苦苦支撑着一根中华文明的无形拐杖,站到了今天,令每个塔下注目的国人立足许久、思绪良多。

东西南北的风,一年四季地吹,将不知名的种子抛在了斜塔的身上,落进了沧桑的砖缝里。只见一道道深深的伤口中,朝着向阳的一面,总有一株株带着小红果实的灌木,如黄山奇松一般在绝壁上逆境生长,仿佛古塔倔强的须发根根竖立。

然后,春华秋实,气象无言,这些斜塔的种子从上海之巅,又乘着风儿、沾着雨露去某处萌芽,周而复始,自强不息。

而不倒的一种奇姿。

从天灾到人祸,斜塔还躲过了致命一劫。其实,塔东侧不远处原本还有上峰寺,1937年侵华日军进犯松江,不仅寺院被焚毁,寺中重达1.8吨的铜观音也被劫去东瀛。一首民谣相传至今,所谓“天马穷、天马穷,尚有三千六百斤铜”,这尊铜观音可能就被战争机器炼成了铜。眼下,观音殿旧址空空如也,仅存一座独立重铸的铜观音延续香火,身旁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永久性测量标志”大理石石碑,标志着上海陆上的自然最高点。幸好,斜塔砖石结构,未曾沦为炮灰。失火致残,盗币成洞,渡尽劫波,这东方的小小斜塔差点就像雷峰塔一样倒塌……然而,它经受着意外的灼烧,抵住了人性的贪欲,穿越了历史的烽烟,苦苦支撑着一根中华文明的无形拐杖,站到了今天,令每个塔下注目的国人立足许久、思绪良多。

东西南北的风,一年四季地吹,将不知名的种子抛在了斜塔的身上,落进了沧桑的砖缝里。只见一道道深深的伤口中,朝着向阳的一面,总有一株株带着小红果实的灌木,如黄山奇松一般在绝壁上逆境生长,仿佛古塔倔强的须发根根竖立。

然后,春华秋实,气象无言,这些斜塔的种子从上海之巅,又乘着风儿、沾着雨露去某处萌芽,周而复始,自强不息。

小时候身体不好,经常生病。转几个山嘴又蹿过一山坳,上坡,然后下岭,医院就到了。下岭的时候,医院的药气隐隐传到鼻尖,开始是若有若无一丝半缕,渐渐浓烈,进得医院大门,那股药气咆哮而来,吞没人身。是苦味,也有一丝涩味。医生白大褂上也有药气,让人胆战心惊,又充满向往。打过针,迷迷糊糊进入昏睡,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在床上。

每次都是母亲带我去医院,走累了就背着我,在山里走走停停。天空蔚蓝,很多树,桧树新叶翠嫩如春团,松树却如泼彩一般,一山苍古,巨大的虬枝伸出路边。路边遇见一片树莓与覆盆子,红红的,羡慕与弟弟摘下来,堆得满满一草帽。边吃边走,人愣愣的,病体渐渐精神。后来,再没有吃过那么好的树莓、那么好的覆盆子了。

乡村医院离家三四里地。天色向晚,父亲或者姑妈陪着,点着葵骨火把。葵骨燃出橘黄色的火焰,墨黑的路瞬间清晰起来。葵骨有一种淡淡的香气,那种香气在四周萦绕,让人安静,一时病体安祥。直到现在,依旧记得葵骨火把的气息,还记得当年西药的气息。那是药水与药丸的气味,冰冷,不近人情,不像中药气味有一种温热。

少年时迷恋忧郁而又纤弱的旧时女子,遥想她们在阁楼上临窗听风、弹琴。落叶满地,雨打在芭蕉上,掷地有声,满屋子药气与茶香,还有淡淡的酒气。茶、酒、药,有其通的韵味,熏染了中国文化。

童年调皮,摔断过两次胳膊,我被祖父带去一个姓谢的中医那接骨,然后带回一大包草药。怕喝中药,太苦。祖母用一个黑色陶罐熬药,陶罐粗糙的身上有一对弯曲的耳朵,看起来有些年月,据说是家传的。

熬药有学问,温度不能高也不能低,又不能让药气外泄,所以药罐不能盖盖子,最好用包药的白纸蒙住,用线系紧,为观察药汤沸腾,祖母说在上面放一枚铜钱。药罐下是烧得通红的火炭,鲜亮而美丽,映在祖母脸上,像夏日天空的晚霞。药汤滚了,热气冲荡得纸面上的铜钱轻轻起伏,这时把药罐端下来,冷一会再放到炭炉上,如此三番,才算熬成。揭开白纸,扑面一股微苦的药气,瞬间弥漫了整间小屋。

熬好的药倒入瓷碗里,端在手中直晃悠,黑糊深不可测。这个时候我总要远远地躲起来,惹得家人一番找,祖母哄我,祖父也慈眉善目装模作样喝一小口,说不苦不苦,我总不信。祖父大发脾气,我只好尝了尝,浓浓的药气似乎能从舌尖一直到脚板,浑身都苦了,索性闭气一口喝完。

这些年家人偶尔染恙,医生会开些中药。清晨或黄昏,慢慢熬药,熬草药,竟也熬出了兴致。一碗碗在药罐里淋入清水,以筷头轻压,看枯干的生命瞬间湿润起来。盖上砂锅,慢慢浸泡。水开后,热气四逸,药香渐渐入鼻。偶尔水位与火候掌握不准,要掀开盖子查看一次,种种草药交杂出微苦的药气扑面而来,汤汁加厚,有一味叫通草的中药迅速蜷曲着白嫩的身躯,如蛇行水上,猛一见,遽然一惊。



夜光杯



芙蓉雏鸭图 黄寿导

春天来了,卫衣大火。这种袖口紧缩有弹性的长袖针织运动休闲衫,为何叫卫衣?有两种说法:卫衣的英文名称叫作sweater,音译过来就是斯卫特,由于“卫”字发音重,时间长了就叫卫衣。还有一种说法,卫衣是针织布制作而成,而针织多采用移位式垫纱纺织,故叫卫移布或卫衣布,音译就叫卫衣了。

巧的是,卫衣的来历也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1920年百年运动品牌Russell Athletic(罗素运动)创始人的儿子根据曾穿着羊毛训练装参加橄榄球比赛的体验提出设想,建议将运动服材质由羊毛改为棉质。1930年,第一件圆领卫衣风靡运动圈,圆领卫衣自然成了职业运动员的标准制服。第二种说法是上世纪30年代,卫衣是纽

约冷库工作者的工装,因为保暖、舒适、方便,后来淘金者用它来搭配直筒牛仔裤,从此卫衣就是工作服了。后来,年轻人觉得连帽卫衣遮住面部的同时,有神秘、孤傲、冷酷的气质。

卫衣不贵,它穿着舒服又好搭配。卫衣的存在,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打造出一招致胜的穿搭效果。卫衣这么好,春暖花开的时候单穿正美,怎么选呢?首先要考虑面料,一般以棉为主或加入了少许混纺。这种材质松散绵软,抗皱性和透气性俱佳。卫衣的款式,有圆领、套头、半开领、全开领,显而易见,半开领和全开领款显得更休闲和时尚。很少有服装能兼顾时尚性与功能性,卫衣是例外。我不讲大道理你也知道,至少应该有一件卫衣,哪怕只是在莺歌燕舞的春天单穿。

卫衣

刘云

七夕会

我在武汉认识一个培训机构的篮球教练。一个刚满三十岁的年轻人,敦敦壮壮,鼻头圆圆的。我每周末带孩子去去训练场打篮球。休息间隙会和他闲聊,听口音他是北方人,字正腔圆的。他纠正说:不对,我是土生土长的汉阳人。我诧异。他眯眼笑,说:其实我是跟我老婆学的,她是十堰人。原来是老乡。他又说:我们上大学就在一起了,他很好,天真善良。后来我见到了他老婆。她的脸色像野蔷薇,目光清澈,红嘴唇像被樱桃染过似的。她说她的家在郊区,半是乡村半是城市,有一栋亮敞的自建房,还有一片茂盛的田地。也难怪她的神态平和安静。他们相恋了十几年,结婚时无房无车,租房诞下了女儿。丈夫爱她,她也时时刻刻刻体恤丈夫,哪怕她一无所有。他缥缈难辨的职业,汉阳无休止拆迁不了的老房子,不问艰辛世事的本地婆家。大学毕业后,篮球教练做过房产销售、汽车销售,后来还是做回了体育专业的老本行。拿不出首付,他自觉活在尘埃里,他们在三环租了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小小窄窄的屋子,他的内心在荒野之中煎熬。作为男人,他对减速和停滞很是敏感,而她却天真有钝感力。她爱他,也无

四月樱桃

王倩茜

山沃土里,用最古老的东西维系生存。事实上,他第一次去十堰,便被一根激情锋芒的箭刺穿了身体,从此笃定这里是他前世的挚爱。生命自由向上开始怒放,没有了物质的欲望,身体不再被桎梏,拥有了强大的狂野自由。前世和现世重叠在一起,他看到了人间另一种烟火的热烈,他去爬山,看田野田垄,看郧阳人的痕迹,看酿黄酒,看半山坡的古树,看天幕和碧云,看夜晚的繁星,看绚丽的野花,看白狗和黑猫打架……她问篮球教练,你吃过樱桃吗?只有大山里才有樱桃,樱桃树只有在樱桃的故乡才能开花结果。他摇头。一世只开几天的玲珑果实,北纬30度的神秘纬度线,人间的四月天,一切都让他稀罕不已。他的确没吃过樱桃,第一次竟

比心疼他。她在家带孩子,孩子的外婆出门打一份零工补贴家用。蔬菜粮食柴米油盐酱醋腌菜育儿,每一样都让他们感到焦虑和苍茫。无力承担的东西太多了,他也不知道咬牙承受是否可以成功。他们商量过到底在哪里生活。他想试一试往后走。回溯到大

然一口气吃掉了一脸盆,酸酸甜甜,后来他们用塑料方筐装满樱桃带回了武汉。他们舍不得买动车票,坐着绿皮火车,樱桃跟着他们摇摇晃晃了一夜。一路端着上车,又抱着下车,扒开塑料筐子一看,樱桃全都黑掉了。那一年,樱桃竟成了他的乡愁,他的前世难道是一棵樱桃树?她大笑。你是大城市长大的人,是省会的户口,我们的孩子怎么能又回到大山里?他没有作声。她不知道的是,她是这一世送给他的礼物。就像樱桃是大山的礼物,娇贵如红宝石,绚烂到极致。他羞于说出口,所以她永远不可能知道。

再去时,几回都没有见到母女俩。问篮球教练,她们去哪里了?篮球教练说:回十堰了,待一阵子再说。过了一阵子,培训机构的大招牌蒙上了灰色的塑料布,一辆大货车停在门口,拉走了里面的桌椅板凳。篮球教练抱着一个牛皮纸箱子,眯眼笑着和我摆摆手,道别。如释重负,出奇地坦然,好似这一世最珍贵的礼物都留在了他身边。直到他在城池的边缘消失。没有人能够知道未来会演变成什么样,人生纠缠变幻。只是又到了人间四月天。